



人生岁月

- ◇ 一泡尿的差距
- ◇ 死活不入党
- ◇ 我的一家
- ◇ 刻骨铭心的痛
- ◇ “九评”医好了母亲几十年的心病



人生岁月

- ◇ 一泡尿的差距
- ◇ 死活不入党
- ◇ 我的一家
- ◇ 刻骨铭心的痛
- ◇ “九评”医好了母亲几十年的心病



一泡尿的差距

◎陈娟

落笔之时，一再犹豫要不要这个「不雅」的题目，最后还是保留了。看似不雅的用语，却刻画了中共鱼肉百姓的残忍，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常，还有中国知识份子**在强权统治下的心酸。**

这是若干年前我在国内看到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泡尿的差距〉，说的是与57年中共「反右斗争」有关的事。

中国某大学，一天，有位美国某名校的教授来访，这位教授以前曾在该大学任教，后来去了美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气。学校领导敬为上宾，盛情款待，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席间，这位美国教授提出要见一见某某，该校的一名教师，是这位名教授的同学。

这位某某来了，衣衫平平，神情萎缩。原来他因为是右派，贬到边缘地区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近期才摘掉帽子，落实政策回到学校。

老同学相见，唏嘘之间，领导说：「你们两个是同学，可差别多大呀。一个是功成名就，一个是**一事无成。**」

这位美国教授说：「我们之间的差别不大，仅



一泡尿的差距

◎陈娟

落笔之时，一再犹豫要不要这个「不雅」的题目，最后还是保留了。看似不雅的用语，却刻画了中共鱼肉百姓的残忍，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常，还有中国知识份子**在强权统治下的心酸。**

这是若干年前我在国内看到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泡尿的差距〉，说的是与57年中共「反右斗争」有关的事。

中国某大学，一天，有位美国某名校的教授来访，这位教授以前曾在该大学任教，后来去了美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气。学校领导敬为上宾，盛情款待，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席间，这位美国教授提出要见一见某某，该校的一名教师，是这位名教授的同学。

这位某某来了，衣衫平平，神情萎缩。原来他因为是右派，贬到边缘地区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近期才摘掉帽子，落实政策回到学校。

老同学相见，唏嘘之间，领导说：「你们两个是同学，可差别多大呀。一个是功成名就，一个是**一事无成。**」

这位美国教授说：「我们之间的差别不大，仅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无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年1月12日

自2004年12月3日起始至2005年4月17日：
总计退党(团)人数：**891,841**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无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年1月12日

自2004年12月3日起始至2005年4月17日：
总计退党(团)人数：**891,841**

快乐。哪曾想连这也有危险，一下子警察又来了。母亲吓得不敢练了，父亲一练功她就去放哨。恐惧又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如此几年她的身体得了好多病。

当她一开始读到九评的时候首先的反映是恐惧，大骂九评是干预政治，完全没有了那平时的慈祥。我跟她争，可是她完全失去了理智。我想你自己家里的血债共产党不还，你还要为它说话，真是荒谬！

然而随着九评日益的深入人心，她终于非常高兴的走入到祝福共产党的灭亡中来，而我看到她的心底的那块常年的阴影终于散了。她的心变得那么纯真健康。她不用违心的站在共产党一边了，那一生中如梦魇的恐惧终于烟消云散了。

这九评真的是一副良药，能医好母亲这几十年的心病！

北京覆灭尘埃，上海沉大海，谎言致天灾，残暴施独裁，文明肆破坏，人命成草芥，民族千古哀，中华共产党害。

兴灭中共
中华

人生更美哉！神州新三才，人间吞极泰，中共末日来，驱邪长城外，退党速正改，华夏茅塞开，九评击要害。

快乐。哪曾想连这也有危险，一下子警察又来了。母亲吓得不敢练了，父亲一练功她就去放哨。恐惧又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如此几年她的身体得了好多病。

当她一开始读到九评的时候首先的反映是恐惧，大骂九评是干预政治，完全没有了那平时的慈祥。我跟她争，可是她完全失去了理智。我想你自己家里的血债共产党不还，你还要为它说话，真是荒谬！

然而随着九评日益的深入人心，她终于非常高兴的走入到祝福共产党的灭亡中来，而我看到她的心底的那块常年的阴影终于散了。她的心变得那么纯真健康。她不用违心的站在共产党一边了，那一生中如梦魇的恐惧终于烟消云散了。

这九评真的是一副良药，能医好母亲这几十年的心病！

北京覆灭尘埃，上海沉大海，谎言致天灾，残暴施独裁，文明肆破坏，人命成草芥，民族千古哀，中华共产党害。

兴灭中共
中华

人生更美哉！神州新三才，人间吞极泰，中共末日来，驱邪长城外，退党速正改，华夏茅塞开，九评击要害。

仅是一泡尿的差别。』

接著，教授说了当年的一段故事。

57年，学校领导左一个动员，右一个动员，号召知识份子帮助党整风，保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那一天，我们系里开会，安排大家给党提意见。我的这位同学就给当时系里的支部书记提了一条意见（具体意见是什么，忘了）。我当时也已经想好了意见，又一想，我先去上个厕所，拉完尿再发言。拉完尿回来，学校有通知，让会议暂停，要主持会议的人去校部开会，这样我就没有来得及发言。

谁知学校的会开完，风向就变了。说是知识份子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借整风疯狂向党进攻，运动就变成要抓右派，批右派了。

这样我的同学就因为那条意见，成了右派。我如果发完言再去上厕所，我和他是同样的命运。也正因为这件事，我才在后来设法去了美国。

故事说完了，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当年的几十万右派，大都是因为这样提了一条小小的意见，就当上右派的。我初中的几何老师，也是因为提了一条意见成为右派，而他在学校是师生公认的有才华、教学成绩非常优秀的老师。初中的学生还可以说是孩子，不关心政治，只是有一天发现学校气氛不对，每个老师都是神情凝重，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爱看小说，所

仅是一泡尿的差别。』

接著，教授说了当年的一段故事。

57年，学校领导左一个动员，右一个动员，号召知识份子帮助党整风，保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那一天，我们系里开会，安排大家给党提意见。我的这位同学就给当时系里的支部书记提了一条意见（具体意见是什么，忘了）。我当时也已经想好了意见，又一想，我先去上个厕所，拉完尿再发言。拉完尿回来，学校有通知，让会议暂停，要主持会议的人去校部开会，这样我就没有来得及发言。

谁知学校的会开完，风向就变了。说是知识份子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借整风疯狂向党进攻，运动就变成要抓右派，批右派了。

这样我的同学就因为那条意见，成了右派。我如果发完言再去上厕所，我和他是同样的命运。也正因为这件事，我才在后来设法去了美国。

故事说完了，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当年的几十万右派，大都是因为这样提了一条小小的意见，就当上右派的。我初中的几何老师，也是因为提了一条意见成为右派，而他在学校是师生公认的有才华、教学成绩非常优秀的老师。初中的学生还可以说是孩子，不关心政治，只是有一天发现学校气氛不对，每个老师都是神情凝重，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爱看小说，所

以和图书馆的老师比较熟，问了他，才知道这个政治变故，觉得太可怕了。昨天还是老师，今天已成敌人了。

人的命运生死一瞬间，置人于死地的帽子、罪名随口而来。中共就是如此反覆无常，戏弄百姓，整死一个人就像掐死一只蚂蚁般的随便。有多少人因为向党献了一条表示爱心的意见，被党一脚踢到「反动」阵营里，去劳改了二十年；还有多少人因为无法适应这一当头棍，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无法统计，无从查证。

过了十几二十年，再来个给你摘掉帽子，恢复工作，就算施恩于你了。当初整你是对的，今天给你平反也是对的，它永远「伟光正」。

被平反者，还要感恩戴德，纵然心里痛，心里冤，脸上还要笑，嘴上还要唱中共的赞歌。为什么？因为你的紧箍咒在中共手里，万一党认为你没有改造好，随时可以再捏造一个罪名把你送进去，你难道还想去受二茬罪吗？

这一切，是权术？是阴谋，还是阳谋？也许三者兼而有之。中共鱼肉百姓能一次次得逞，除了它的邪恶本质以外，被鱼肉者的逆来顺受、指鹿认鹿、指马认马，不也是姑息养奸的因素吗？甚至只要迫害没有到自己头上，还自觉不自觉地当了中共迫害同胞的帮凶。



4

以和图书馆的老师比较熟，问了他，才知道这个政治变故，觉得太可怕了。昨天还是老师，今天已成敌人了。

人的命运生死一瞬间，置人于死地的帽子、罪名随口而来。中共就是如此反覆无常，戏弄百姓，整死一个人就像掐死一只蚂蚁般的随便。有多少人因为向党献了一条表示爱心的意见，被党一脚踢到「反动」阵营里，去劳改了二十年；还有多少人因为无法适应这一当头棍，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无法统计，无从查证。

过了十几二十年，再来个给你摘掉帽子，恢复工作，就算施恩于你了。当初整你是对的，今天给你平反也是对的，它永远「伟光正」。

被平反者，还要感恩戴德，纵然心里痛，心里冤，脸上还要笑，嘴上还要唱中共的赞歌。为什么？因为你的紧箍咒在中共手里，万一党认为你没有改造好，随时可以再捏造一个罪名把你送进去，你难道还想去受二茬罪吗？

这一切，是权术？是阴谋，还是阳谋？也许三者兼而有之。中共鱼肉百姓能一次次得逞，除了它的邪恶本质以外，被鱼肉者的逆来顺受、指鹿认鹿、指马认马，不也是姑息养奸的因素吗？甚至只要迫害没有到自己头上，还自觉不自觉地当了中共迫害同胞的帮凶。



4

条邪路上呢。

母亲自小心灵受到共产暴政的极度摧残，以致不敢去上学，怕别人欺负。在结婚前不敢说话，当地人都说她不会讲话，只知道干活。婚后父亲发现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健谈的人。八十年代后，我发现她非常爱谈他们家受到的那些迫害，她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谈，从不厌倦。似乎世道好了，她也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了。其实我现在才理解她是觉着共产党应该偿还他们的血债，那是她心底的真实想法，可是她却没有办法办到。

我的爷爷是个本分的农民，决不占别人的便宜。在分土地时因为不要地主家的长满麦子的地，被指称为有变天思想，而划为中农。父亲是个很聪明能干的人，因为单位干的好，而当上了团支书，列为重点培养的干部。在跟母亲结婚后，父亲的干部前途彻底结束。但父亲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他讲他其实看懂了共产党是什么东西，当个共产党员就一定要“打小报告”，去坑别人，踩别人。这个事他不做。

父母满以为 80 年代后，可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却又来了镇压法轮功。老了老了，可是迫害又是哪里也逃不了。父亲十几年前得了脑血栓，折腾了两年多，身体越来越差，可练练功半年就好了。母亲也跟着练，也是身体无病一身轻。老两口在家里有子孙满堂，自由自在，非常



25

条邪路上呢。

母亲自小心灵受到共产暴政的极度摧残，以致不敢去上学，怕别人欺负。在结婚前不敢说话，当地人都说她不会讲话，只知道干活。婚后父亲发现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健谈的人。八十年代后，我发现她非常爱谈他们家受到的那些迫害，她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谈，从不厌倦。似乎世道好了，她也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了。其实我现在才理解她是觉着共产党应该偿还他们的血债，那是她心底的真实想法，可是她却没有办法办到。

我的爷爷是个本分的农民，决不占别人的便宜。在分土地时因为不要地主家的长满麦子的地，被指称为有变天思想，而划为中农。父亲是个很聪明能干的人，因为单位干的好，而当上了团支书，列为重点培养的干部。在跟母亲结婚后，父亲的干部前途彻底结束。但父亲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他讲他其实看懂了共产党是什么东西，当个共产党员就一定要“打小报告”，去坑别人，踩别人。这个事他不做。

父母满以为 80 年代后，可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却又来了镇压法轮功。老了老了，可是迫害又是哪里也逃不了。父亲十几年前得了脑血栓，折腾了两年多，身体越来越差，可练练功半年就好了。母亲也跟着练，也是身体无病一身轻。老两口在家里有子孙满堂，自由自在，非常



25

当权后，乡下分了田地，而到了1958年有那些好吃懒做之徒已经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挥霍一空，而曾祖父家却过得富裕起来，可到了1958年，也就是划起成份了。

于是鼓励好吃懒做，成了时尚。村干部下令要求分家产，当然不从，本来自己过得好好的一家人凭什么分开。于是得了个富农成分。

他们在村里是有名的老实忠厚人家，可是在那个年代，对坏人不仅没有约束，反而是鼓励他们行凶。母亲的爷爷，有病在床时被几个坏人架了出去，后来发现人被打死了。罪名是他在病床上声称外国的飞机来了。

我的外公也是一夜之间被架出去，打的浑身是血。最后舅舅把他背了回来。

到了后来这血债也无人能追究，其实共产党也不会让追究。因为正是这个邪灵才是背后的主使。虽然他的借口往往是，我也没让他杀人，是他们下面人自己干得。可是作为一个控制国家的机器的邪灵，好人不可以行正义而且要被打压，被捆住手脚，那当然就是恶人当道了为所欲为了。

可是天道有因，这几个大打出手的恶人的结局却不约而同的悲惨。八十年代后，其中一个人被另外一个打手诬告做了大牢而死，而这个诬告的人出门居然被火车撞死了。想来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没有那共产邪灵的引路，他们又如何有机会走到这

当权后，乡下分了田地，而到了1958年有那些好吃懒做之徒已经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挥霍一空，而曾祖父家却过得富裕起来，可到了1958年，也就是划起成份了。

于是鼓励好吃懒做，成了时尚。村干部下令要求分家产，当然不从，本来自己过得好好的一家人凭什么分开。于是得了个富农成分。

他们在村里是有名的老实忠厚人家，可是在那个年代，对坏人不仅没有约束，反而是鼓励他们行凶。母亲的爷爷，有病在床时被几个坏人架了出去，后来发现人被打死了。罪名是他在病床上声称外国的飞机来了。

我的外公也是一夜之间被架出去，打的浑身是血。最后舅舅把他背了回来。

到了后来这血债也无人能追究，其实共产党也不会让追究。因为正是这个邪灵才是背后的主使。虽然他的借口往往是，我也没让他杀人，是他们下面人自己干得。可是作为一个控制国家的机器的邪灵，好人不可以行正义而且要被打压，被捆住手脚，那当然就是恶人当道了为所欲为了。

可是天道有因，这几个大打出手的恶人的结局却不约而同的悲惨。八十年代后，其中一个人被另外一个打手诬告做了大牢而死，而这个诬告的人出门居然被火车撞死了。想来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没有那共产邪灵的引路，他们又如何有机会走到这

真的，中共横行到今天这一步，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前我们做错了什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做？给中共这样一个邪灵当垫脚石，可真是冤哪！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死活不入党

◎晓明（悉尼）

最近的退党、退团浪潮使我想起了我妈妈死活不入党的往事。

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善良、热情、吃苦耐劳的传统女性，她干活非常快，记得有一年她被评为区劳动模范，领导让她入党，当时的驻军代表还特意来我家劝我妈妈入党，还要帮我妈妈写入党申请书，可我只听妈妈说：我做的还不够……以后再说吧！几次劝说妈妈死活不入都推辞了，当时年幼的我想妈妈也太谦虚了……

哥哥高中毕业插队回城后被分在建筑业当瓦工，哥哥很能干，技术也很好，被评为劳模，领导又劝他入党，妈妈说：“咱好好干活就行了，高考恢复了，你好好学习，争取考大学，那党咱不入……”哥哥的领导到家劝说，妈妈又是那番话：我们做的不够，他的领导奇怪地说：人家别人家长一听说孩子能入党高兴的不得了，你这家长怎么却

真的，中共横行到今天这一步，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前我们做错了什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做？给中共这样一个邪灵当垫脚石，可真是冤哪！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死活不入党

◎晓明（悉尼）

最近的退党、退团浪潮使我想起了我妈妈死活不入党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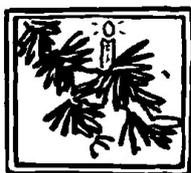
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善良、热情、吃苦耐劳的传统女性，她干活非常快，记得有一年她被评为区劳动模范，领导让她入党，当时的驻军代表还特意来我家劝我妈妈入党，还要帮我妈妈写入党申请书，可我只听妈妈说：我做的还不够……以后再说吧！几次劝说妈妈死活不入都推辞了，当时年幼的我想妈妈也太谦虚了……

哥哥高中毕业插队回城后被分在建筑业当瓦工，哥哥很能干，技术也很好，被评为劳模，领导又劝他入党，妈妈说：“咱好好干活就行了，高考恢复了，你好好学习，争取考大学，那党咱不入……”哥哥的领导到家劝说，妈妈又是那番话：我们做的不够，他的领导奇怪地说：人家别人家长一听说孩子能入党高兴的不得了，你这家长怎么却

往后拖孩子……。妈妈说：我儿子还年轻，让他先好好掌握技术入党的事以后再说……

哥哥读完建筑专业后又回原单位工作，这回单位更抓住他不放了，说他既年轻，又有技术，又有学历，就是缺张党票，否则都不好提拔培养。可妈妈坚决地说：趁年轻多学技术，入党的事往后放一放……。他领导说：别人销尖了脑袋往里钻想入党，可你们死活不入，你儿子的前途你这当妈的怎么一点儿也不考虑。我妈妈说：孩子年轻路还长着呢，不用着急……。无论怎样劝说妈妈死活就是不让哥哥入党。所以我们一家都是政治白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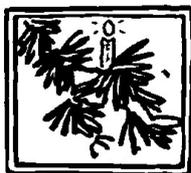
八九民运时，我天天在天安门广场，妈妈、爸爸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我看他们不被爱国学生的热情所感染，相反倒是忧心满腹，于是我就把妈妈、爸爸硬拖到天安门广场，想用那学生一腔热血的感人场面激发他们的热情，谁知妈妈看后，泪水横流。我说：你们看中国多有希望，这些祖国的栋梁——大学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爸爸说：孩子们太天真了，你看吧，用不了多少时间共产党就得把这些学生“嘟嘟”了，我一听就急了，冲着爸爸就嚷：爸爸你怎么这样冷？学生一片爱国心，世人自有目共睹，共产党会对学生开枪？？这怎么可能？？



往后拖孩子……。妈妈说：我儿子还年轻，让他先好好掌握技术入党的事以后再说……

哥哥读完建筑专业后又回原单位工作，这回单位更抓住他不放了，说他既年轻，又有技术，又有学历，就是缺张党票，否则都不好提拔培养。可妈妈坚决地说：趁年轻多学技术，入党的事往后放一放……。他领导说：别人销尖了脑袋往里钻想入党，可你们死活不入，你儿子的前途你这当妈的怎么一点儿也不考虑。我妈妈说：孩子年轻路还长着呢，不用着急……。无论怎样劝说妈妈死活就是不让哥哥入党。所以我们一家都是政治白丁。

八九民运时，我天天在天安门广场，妈妈、爸爸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我看他们不被爱国学生的热情所感染，相反倒是忧心满腹，于是我就把妈妈、爸爸硬拖到天安门广场，想用那学生一腔热血的感人场面激发他们的热情，谁知妈妈看后，泪水横流。我说：你们看中国多有希望，这些祖国的栋梁——大学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爸爸说：孩子们太天真了，你看吧，用不了多少时间共产党就得把这些学生“嘟嘟”了，我一听就急了，冲着爸爸就嚷：爸爸你怎么这样冷？学生一片爱国心，世人自有目共睹，共产党会对学生开枪？？这怎么可能？？



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心田，是共产党自己打败了自己，“失民心者失天下”。同胞们，为了我们的家园，也为了我们自己，勇敢站起来揭露共产邪灵，铲除掉这个大毒瘤，没有邪恶的共产党，才会有大中国美好的明天！（2005年2月）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九评”医好了母亲几十年的心病

◎一铭(加拿大)

自古杀人偿命是天理，可是到了共产党的时候天理不被保护，反而是正义之人不许行正义，恶人可以为所欲为，杀人如游戏。于是乎一时天日不见，邪风弥漫。人的良心都不见了，就只剩老天来维护了，其间怨死的人命到底有多少，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也还不清的。我就讲讲我父母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恐怕非常平常而普通，在父母那里也是稀松平常，他们谈起来那么的平淡。

母亲是一个健康乐观，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她心里有块地方是常年被邪恶的阴影笼罩，那是共产邪灵造成的创伤。母亲的爷爷是个勤劳的农民，祖上三代单传，到了自己这代终于养了三个儿子生龙活虎，于是乎将一个家操持的红红火火。共产党

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心田，是共产党自己打败了自己，“失民心者失天下”。同胞们，为了我们的家园，也为了我们自己，勇敢站起来揭露共产邪灵，铲除掉这个大毒瘤，没有邪恶的共产党，才会有大中国美好的明天！（2005年2月）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九评”医好了母亲几十年的心病

◎一铭(加拿大)

自古杀人偿命是天理，可是到了共产党的时候天理不被保护，反而是正义之人不许行正义，恶人可以为所欲为，杀人如游戏。于是乎一时天日不见，邪风弥漫。人的良心都不见了，就只剩老天来维护了，其间怨死的人命到底有多少，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也还不清的。我就讲讲我父母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恐怕非常平常而普通，在父母那里也是稀松平常，他们谈起来那么的平淡。

母亲是一个健康乐观，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她心里有块地方是常年被邪恶的阴影笼罩，那是共产邪灵造成的创伤。母亲的爷爷是个勤劳的农民，祖上三代单传，到了自己这代终于养了三个儿子生龙活虎，于是乎将一个家操持的红红火火。共产党

退还资本吗，父亲说“政府没有说，这就够了，够了”，看着老父亲久违的舒心的笑，我们心发酸：父亲啊父亲，您所受的罪和苦，岂是这点“荣誉”能替代的，更何况它来得太晚了，几年后，父亲因全身衰竭而去了。

感谢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用大量事实剥去了共产党的伪装，把它罪恶、肮脏、流氓的嘴脸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真是大快人心啊！几十年来，大中华的国民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都不同程度的被伤害、被迫害，被摧残、被掠夺，邪灵共产党打着“马列”旗号，以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美丽谎言，吞噬了许多国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省吃俭用积攒的资本购置的产业和土地，掠夺了他们，还把他们打入18层地狱，让他们受尽欺压和虐待。如今在共产党统治、庇护下，滋生了那么多新贵，国有资产逐渐被私有化，贪污腐败，毒品，卖淫，钱权交易，体制的转变，使许多产业工人下岗、生活极度贫困，所谓发展经济占用了农民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大批农民涌进城市，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治安问题。．．．XX晚报曾报导了这么一条消息：X地房地产商在情人节为其结婚一年的妻子订了一束21800元的天价玫瑰，这笔钱足以让一个拿低保的下岗工人家庭生活好多年。这样的贫富差别在当代中国是触目惊心的，中国向何处去？

《九评共产党》的问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退还资本吗，父亲说“政府没有说，这就够了，够了”，看着老父亲久违的舒心的笑，我们心发酸：父亲啊父亲，您所受的罪和苦，岂是这点“荣誉”能替代的，更何况它来得太晚了，几年后，父亲因全身衰竭而去了。

感谢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用大量事实剥去了共产党的伪装，把它罪恶、肮脏、流氓的嘴脸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真是大快人心啊！几十年来，大中华的国民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都不同程度的被伤害、被迫害，被摧残、被掠夺，邪灵共产党打着“马列”旗号，以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美丽谎言，吞噬了许多国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省吃俭用积攒的资本购置的产业和土地，掠夺了他们，还把他们打入18层地狱，让他们受尽欺压和虐待。如今在共产党统治、庇护下，滋生了那么多新贵，国有资产逐渐被私有化，贪污腐败，毒品，卖淫，钱权交易，体制的转变，使许多产业工人下岗、生活极度贫困，所谓发展经济占用了农民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大批农民涌进城市，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治安问题。．．．XX晚报曾报导了这么一条消息：X地房地产商在情人节为其结婚一年的妻子订了一束21800元的天价玫瑰，这笔钱足以让一个拿低保的下岗工人家庭生活好多年。这样的贫富差别在当代中国是触目惊心的，中国向何处去？

《九评共产党》的问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急可爸爸不急，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小毛孩子懂什么？你去问问你妈，你姥爷、老姥爷是怎样死的。我一边不服气地说：我都30岁了，不是小毛孩子，一边转身去问妈妈，这时我看妈妈已是泪水洗面了，妈妈说：我从未跟你们讲过家里的事，现你已是大人了，我就告诉你。

“你姥爷和你老姥爷是被共产党一夜之间枪毙的。那年共产党一名领导人（1949年后他曾任过教育部部长）被追杀，当时咱家房多地大在当地一带算是有钱有影响的大户之一，于是他就在咱家地窖里藏了七个月，躲过了追捕，当时咱们也在经济上帮共产党，但共产党土八路多，有文化的人少，所以他们很想让你老姥爷和你姥爷跟他们走，可当时你老姥爷有肝炎病，跟他们出去东跑西颠怎受得了，加之我们年龄都很小，这么大家业全靠你姥爷掌管，所以你老姥爷和姥爷无论共产党领导人怎样来劝说就是不去，最后那帮共产党急了说：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当场枪毙。把家里东西分了，因那共产党人在咱家住过七个月，所以他熟悉，带人把家里东西连地窖里的东西都搜出来抢的抢，分的分，最后精光不剩。

从那时起，咱家两位顶天柱没了，财物也没了，一下子变得家破人亡，咱家世代的文化家族，到我这代连学都上不起了，我们是被共产党枪



我急可爸爸不急，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小毛孩子懂什么？你去问问你妈，你姥爷、老姥爷是怎样死的。我一边不服气地说：我都30岁了，不是小毛孩子，一边转身去问妈妈，这时我看妈妈已是泪水洗面了，妈妈说：我从未跟你们讲过家里的事，现你已是大人了，我就告诉你。

“你姥爷和你老姥爷是被共产党一夜之间枪毙的。那年共产党一名领导人（1949年后他曾任过教育部部长）被追杀，当时咱家房多地大在当地一带算是有钱有影响的大户之一，于是他就在咱家地窖里藏了七个月，躲过了追捕，当时咱们也在经济上帮共产党，但共产党土八路多，有文化的人少，所以他们很想让你老姥爷和你姥爷跟他们走，可当时你老姥爷有肝炎病，跟他们出去东跑西颠怎受得了，加之我们年龄都很小，这么大家业全靠你姥爷掌管，所以你老姥爷和姥爷无论共产党领导人怎样来劝说就是不去，最后那帮共产党急了说：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当场枪毙。把家里东西分了，因那共产党人在咱家住过七个月，所以他熟悉，带人把家里东西连地窖里的东西都搜出来抢的抢，分的分，最后精光不剩。

从那时起，咱家两位顶天柱没了，财物也没了，一下子变得家破人亡，咱家世代的文化家族，到我这代连学都上不起了，我们是被共产党枪



毙的人家，谁也不敢理我们，那天晚上我们村被枪毙了共 12 个男壮丁，就连我们这些家属在路上看到后彼此都不敢打招呼，只能是眼泪往肚里咽，我叔叔吓得在草垛里藏了半年不敢出来……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我妈妈和我大哥都被挂牌子游街，关鸟笼，揪斗等等遭受了种种非人折磨……

所以你们都看到了，我死活不入党，也死活不让你哥哥入党，这党咱能入吗？一点儿人味都没有，翻脸就不认人。咱家保护那共产党人七个月，最后居然是他带人把咱家人杀了，东西分了，抢了。共产党里可不是那一个人这么残酷，是共产党的性质就是杀人不眨眼呀，你没看到那么多老革命家朱德、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等等，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最后都惨死在共产党手里，历次的整人运动，那冤死的多了去了，人家黑社会还兴洗手不干呢，这共产党你只要沾上它就得一条道走到黑，否则就让你家破人亡，鸡犬不宁。你看看这血腥腥的历史就会知道共产党还会在乎眼下这些乳毛未去的天真学生？再僵持下去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枪杀学生！……”

我听得如醉如痴，因我毕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但这血淋淋的事实却又是出自我无比信赖的妈妈之口，尽管妈妈这人是非常认真的，她从不开玩笑，可我还是对一腔热血的爱国



毙的人家，谁也不敢理我们，那天晚上我们村被枪毙了共 12 个男壮丁，就连我们这些家属在路上看到后彼此都不敢打招呼，只能是眼泪往肚里咽，我叔叔吓得在草垛里藏了半年不敢出来……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我妈妈和我大哥都被挂牌子游街，关鸟笼，揪斗等等遭受了种种非人折磨……

所以你们都看到了，我死活不入党，也死活不让你哥哥入党，这党咱能入吗？一点儿人味都没有，翻脸就不认人。咱家保护那共产党人七个月，最后居然是他带人把咱家人杀了，东西分了，抢了。共产党里可不是那一个人这么残酷，是共产党的性质就是杀人不眨眼呀，你没看到那么多老革命家朱德、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等等，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最后都惨死在共产党手里，历次的整人运动，那冤死的多了去了，人家黑社会还兴洗手不干呢，这共产党你只要沾上它就得一条道走到黑，否则就让你家破人亡，鸡犬不宁。你看看这血腥腥的历史就会知道共产党还会在乎眼下这些乳毛未去的天真学生？再僵持下去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枪杀学生！……”

我听得如醉如痴，因我毕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但这血淋淋的事实却又是出自我无比信赖的妈妈之口，尽管妈妈这人是非常认真的，她从不开玩笑，可我还是对一腔热血的爱国



糠、桂圆核、芭蕉根. 如果“三年自然灾害”再延续下去，我们母子三人可能也会成为饿死鬼。

返城不久，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有人检举父亲有穿着国民党军官服的照片，我们家又再次被抄。早已是一贫如洗的家被抄得更破败了。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一天，家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父亲冲了进来，“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他边哭边急忙脱下身上的黑色的背心，背心上赫然印着“反动资本家”几个白色的大字。为何反动？是因为父亲的名字中有和当时正批判的“封、资、修”的“修”字相同，批判者们说“名字都取了封、资、修的了，还不反动？”真是荒谬透顶。望着父亲哭声中颤动的白发，我们一家人相拥而哭，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每一次运动带给父亲的磨难、带给我们一家人心灵的伤痛是很深很深的，如果没有母亲和孩子们的安慰，父亲真的如他所说“是熬不过来的”。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艰难的在风雨飘摇中一步步、一年年的熬了过来。有一天，父亲万分欣喜的告诉我们“共产党给我平反了”；又有一天，他又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上了本市的市志，被列为市文化界的开拓者之一，单位的领导也称他为“老前辈”了。我们问他会落实政策



糠、桂圆核、芭蕉根. 如果“三年自然灾害”再延续下去，我们母子三人可能也会成为饿死鬼。

返城不久，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有人检举父亲有穿着国民党军官服的照片，我们家又再次被抄。早已是一贫如洗的家被抄得更破败了。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一天，家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父亲冲了进来，“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他边哭边急忙脱下身上的黑色的背心，背心上赫然印着“反动资本家”几个白色的大字。为何反动？是因为父亲的名字中有和当时正批判的“封、资、修”的“修”字相同，批判者们说“名字都取了封、资、修的了，还不反动？”真是荒谬透顶。望着父亲哭声中颤动的白发，我们一家人相拥而哭，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每一次运动带给父亲的磨难、带给我们一家人心灵的伤痛是很深很深的，如果没有母亲和孩子们的安慰，父亲真的如他所说“是熬不过来的”。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艰难的在风雨飘摇中一步步、一年年的熬了过来。有一天，父亲万分欣喜的告诉我们“共产党给我平反了”；又有一天，他又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上了本市的市志，被列为市文化界的开拓者之一，单位的领导也称他为“老前辈”了。我们问他会落实政策



五反”时，徒弟中的老二跳了出来，编造谎言“忆苦思甜”，说父亲怎么怎么剥削压榨他、打他，是共产党把他救出了火坑等等。不久，二徒弟入了党，还当上了电影院的领导，成天对父亲吆五喝六的。从此以后，大凡运动，父亲就成了单位铁定的“死老虎”、“老运动员”。

因为父亲的“资本家”帽子，让一家人都没有好日子过。成绩优秀的大哥没有资格读大学，到工厂当了20多年的学徒工；二哥当兵，年年都是“五好战士”、“神枪手”、“投弹能手”，却被迫转到了工厂当工人；三哥当时只有10多岁，父亲送他去当了理发的学徒，那时正值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被派到到乡镇放电影，年幼的三哥经不住坏人的教唆去掏别人的钱包，父亲回来知道了气坏了，从不打人的他把三哥一顿好打，想到家里没人管教，就一纸申请把三哥送进了少儿劳教所，三哥出来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母亲去了乡下，我和年幼的弟弟一路哭着走了好久的路去找她，一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真是“饿郭遍野，民不聊生”啊，我们姐弟俩又是累又是怕，终于见到了母亲，母子三人抱头痛哭，在母亲四壁透风的“家”里，一张农民用来晒粮食的、约2米宽的竹篾子，就是我们母子三人的“床”。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什么都吃过；“仙人土”、野菜、

五反”时，徒弟中的老二跳了出来，编造谎言“忆苦思甜”，说父亲怎么怎么剥削压榨他、打他，是共产党把他救出了火坑等等。不久，二徒弟入了党，还当上了电影院的领导，成天对父亲吆五喝六的。从此以后，大凡运动，父亲就成了单位铁定的“死老虎”、“老运动员”。

因为父亲的“资本家”帽子，让一家人都没有好日子过。成绩优秀的大哥没有资格读大学，到工厂当了20多年的学徒工；二哥当兵，年年都是“五好战士”、“神枪手”、“投弹能手”，却被迫转到了工厂当工人；三哥当时只有10多岁，父亲送他去当了理发的学徒，那时正值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被派到到乡镇放电影，年幼的三哥经不住坏人的教唆去掏别人的钱包，父亲回来知道了气坏了，从不打人的他把三哥一顿好打，想到家里没人管教，就一纸申请把三哥送进了少儿劳教所，三哥出来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母亲去了乡下，我和年幼的弟弟一路哭着走了好久的路去找她，一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真是“饿郭遍野，民不聊生”啊，我们姐弟俩又是累又是怕，终于见到了母亲，母子三人抱头痛哭，在母亲四壁透风的“家”里，一张农民用来晒粮食的、约2米宽的竹篾子，就是我们母子三人的“床”。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什么都吃过；“仙人土”、野菜、

学生不会受到共产党的镇压抱有幻想——

但不几天震惊古今中外的六四惨案发生了，共产党竟动用军队，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众，那晚我在人民大学的广播站前听了一夜，从现场逃出来的人见证及现场录音；看了一夜一辆辆飞驰三轮车、汽车、摩托车以及自行车上载着被共产党枪击负伤，正在流血的无辜民众；我也哭了一夜……

那年代电话还不是很普及，所以第二天我特意去妈妈家报道，让他们放心我还活着。一路上坦克车还在燃着，自行车、衣物等等狼籍满地，一派战争残局的惨景。妈妈、爸爸见到我心里一下踏实了许多。爸爸说：怎么样，我说共产党会把学生“嘟嘟”了没错吧！你们太年轻了，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其实共产党的杀人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这次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而自称的共产党，在我心中彻底失去了光环。

妈妈说：这回你看到了吧，我为什么死活不入党，这共产党造了多少孽呀，我若入了党不就是上了贼船了吗——。

在今天的退党、退团热潮中，我想起这些往事，真以我有那早就能看清共产党本质而死活不入党的妈妈而自豪！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学生不会受到共产党的镇压抱有幻想——

但不几天震惊古今中外的六四惨案发生了，共产党竟动用军队，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众，那晚我在人民大学的广播站前听了一夜，从现场逃出来的人见证及现场录音；看了一夜一辆辆飞驰三轮车、汽车、摩托车以及自行车上载着被共产党枪击负伤，正在流血的无辜民众；我也哭了一夜……

那年代电话还不是很普及，所以第二天我特意去妈妈家报道，让他们放心我还活着。一路上坦克车还在燃着，自行车、衣物等等狼籍满地，一派战争残局的惨景。妈妈、爸爸见到我心里一下踏实了许多。爸爸说：怎么样，我说共产党会把学生“嘟嘟”了没错吧！你们太年轻了，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其实共产党的杀人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这次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而自称的共产党，在我心中彻底失去了光环。

妈妈说：这回你看到了吧，我为什么死活不入党，这共产党造了多少孽呀，我若入了党不就是上了贼船了吗——。

在今天的退党、退团热潮中，我想起这些往事，真以我有那早就能看清共产党本质而死活不入党的妈妈而自豪！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我的一家

中共——家破人亡、国民不安的祸根

作者：严真

(编注：作者严真是一名旅居布兰诺市的老年华人。作者在本文中叙述了她一家在中共统治下所遭遇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一天晚上听朋友说《大纪元时报》上刊登了“九评”，我问，“评什么”？“九评共产党”。当我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不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心想，“谁敢说共产党一个‘不’字。这不招来杀身之祸吗？你不说什么，动辄还给你戴个反党的帽子，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呢！”

不过反过来看看我的这个想法，这不正说明中共暴政给老百姓带来的恐怖吗？就连象我这样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人，仍有此恐惧感，听到共产党这几个字的时候也不免倒吸了口凉气。顿时，那一幕幕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场景又浮现在脑海里……

“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等等等等。中国的一切都由共党说了算，稍有异议就要被批倒、批臭、还要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极端的、血淋淋的恐怖场景，让人即使是回想起来也胆战心惊，不寒而栗！

10



我的一家

中共——家破人亡、国民不安的祸根

作者：严真

(编注：作者严真是一名旅居布兰诺市的老年华人。作者在本文中叙述了她一家在中共统治下所遭遇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一天晚上听朋友说《大纪元时报》上刊登了“九评”，我问，“评什么”？“九评共产党”。当我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不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心想，“谁敢说共产党一个‘不’字。这不招来杀身之祸吗？你不说什么，动辄还给你戴个反党的帽子，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呢！”

不过反过来看看我的这个想法，这不正说明中共暴政给老百姓带来的恐怖吗？就连象我这样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人，仍有此恐惧感，听到共产党这几个字的时候也不免倒吸了口凉气。顿时，那一幕幕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场景又浮现在脑海里……

“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等等等等。中国的一切都由共党说了算，稍有异议就要被批倒、批臭、还要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极端的、血淋淋的恐怖场景，让人即使是回想起来也胆战心惊，不寒而栗！

10

四合大院里，院中有带有凉亭、水井的花园、人工造的大庭院。我依稀记得屋内铺有木地板，采光透气都很好，摆设的家具精致而漂亮。可没几年，我们一家7口就搬到了一间潮湿阴暗、不足18平米的小屋中——原是父亲用来堆放杂物的地方，因紧临厕所，失修的墙壁渗进的尿液臭味充满着小屋。屋内只有一张床和父亲原办公室的大书柜，父亲睡床，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睡在临时搭的木板上，在屋外楼梯下砌了个灶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我当时小，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就哭着问母亲“为什么家里的东西都没有了？”母亲流着泪告诉我“都损给国家了”，我哭着喊“为什么啊？”母亲只是流泪，再也没说什么。

直到看了《九评共产党》，才知道共产党在“解放”后搞什么公私合营，吞噬了我家的电影院，为了保命，父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母亲陪嫁的首饰乃至家里所有箱柜上的铜饰件等全部上交了，虽然保住了性命，给了顶民族资本家的头衔，但在紧接着的“三五反”中，父亲却未能逃脱厄运。

父亲的三个徒弟都是“解放”前从农村来我家学艺的，我父母视他们如同己出，从来都是同桌吃饭，父亲从未打骂过他们，并相继给他们安了家。从母亲口里得知最小的三师兄在学徒时出麻疹，差点丧命，父母亲自守护，使他平安地活了过来。原本三个徒弟及其妻子对父母都很尊重，没想到“三

19

四合大院里，院中有带有凉亭、水井的花园、人工造的大庭院。我依稀记得屋内铺有木地板，采光透气都很好，摆设的家具精致而漂亮。可没几年，我们一家7口就搬到了一间潮湿阴暗、不足18平米的小屋中——原是父亲用来堆放杂物的地方，因紧临厕所，失修的墙壁渗进的尿液臭味充满着小屋。屋内只有一张床和父亲原办公室的大书柜，父亲睡床，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睡在临时搭的木板上，在屋外楼梯下砌了个灶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我当时小，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就哭着问母亲“为什么家里的东西都没有了？”母亲流着泪告诉我“都损给国家了”，我哭着喊“为什么啊？”母亲只是流泪，再也没说什么。

直到看了《九评共产党》，才知道共产党在“解放”后搞什么公私合营，吞噬了我家的电影院，为了保命，父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母亲陪嫁的首饰乃至家里所有箱柜上的铜饰件等全部上交了，虽然保住了性命，给了顶民族资本家的头衔，但在紧接着的“三五反”中，父亲却未能逃脱厄运。

父亲的三个徒弟都是“解放”前从农村来我家学艺的，我父母视他们如同己出，从来都是同桌吃饭，父亲从未打骂过他们，并相继给他们安了家。从母亲口里得知最小的三师兄在学徒时出麻疹，差点丧命，父母亲自守护，使他平安地活了过来。原本三个徒弟及其妻子对父母都很尊重，没想到“三

19

亲眼睛不好就和弟弟相依为命，不愿意连累别人。可怜这天下父母心！可怜这善良的人们！这就是生活在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家遭遇的真实写照！我想等有机会回去看看家乡的父老乡亲，把吃大食堂的年代中饿死的全村人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纪念，以不忘被谎言欺骗所造成的悲剧。

其实，中共的谎言与暴政所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又何止我这一家呢！



刻骨铭心的痛

作者：李九妹

父亲出生在全国最大的卧佛之乡——四川安岳。许是得佛恩润泽，父亲一生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天资聪慧。因家乡地貌贫瘠，所以在父亲10多岁时，就离乡背井到了城里拜师学艺，成人后娶了当地一大户人家的女儿（我的母亲），到了另一座城市，用积攒的一些资产，由他挑头与4人合伙开办了当地有名的电影院，虽是当了老板，父亲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放电影，并带了3个徒弟。

我是在52年出生的，从小生长在一个优裕的环境中。电影院有很大的堂子，堂子里有好多根2人合抱不过来的柱子；我们住在错落有致的三层楼

18

亲眼睛不好就和弟弟相依为命，不愿意连累别人。可怜这天下父母心！可怜这善良的人们！这就是生活在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家遭遇的真实写照！我想等有机会回去看看家乡的父老乡亲，把吃大食堂的年代中饿死的全村人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纪念，以不忘被谎言欺骗所造成的悲剧。

其实，中共的谎言与暴政所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又何止我这一家呢！



刻骨铭心的痛

作者：李九妹

父亲出生在全国最大的卧佛之乡——四川安岳。许是得佛恩润泽，父亲一生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天资聪慧。因家乡地貌贫瘠，所以在父亲10多岁时，就离乡背井到了城里拜师学艺，成人后娶了当地一大户人家的女儿（我的母亲），到了另一座城市，用积攒的一些资产，由他挑头与4人合伙开办了当地有名的电影院，虽是当了老板，父亲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放电影，并带了3个徒弟。

我是在52年出生的，从小生长在一个优裕的环境中。电影院有很大的堂子，堂子里有好多根2人合抱不过来的柱子；我们住在错落有致的三层楼

18

所以我非常急切地要读读这“九评”。当我看完第一评时，还想着，“这哪有我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更残、更刻骨铭心、更惊心动魄呀！当我看完了全部”九评“，才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会那么害怕，我真的是被中共这个邪灵附体了！

中共建政的这55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邪灵的谎言、欺骗、压抑和恐怖之中，哪有做人的尊严，活活是中共弓箭下的猎物。感谢《大纪元时报》给了我勇气和机会，能使我在有生之年将我经历中最难忘的几件事表白于天下，以慰冤魂，化解压抑在我心底深处的悲鸣，并彻底清楚中共邪灵蒙于我心灵的封尘！

（一）堂叔被杀，祖坟被掘

往事不堪回首，人生中很多事无法因岁月的流逝而抹去。回想起我的堂叔是读圣贤书、受孔孟之道教养的人。他不爱讲话，很少和人交往。其父，即我爷爷的哥哥曾几次被绑票，最后一次因不能很快拿钱赎人，就被绑匪撕票，用枪打死了。从那儿以后，堂叔再也不出屋子，把自己关在小院子里，过着独居生活，连太太和儿子都不见。



后来，堂叔被中共“扫地出门”，就是被中共逼迫离开自己的家，去边远农村，做惩罚性的劳动，失去自由。太太与儿子也一同被“扫地出门”，一家人才住在一

11

所以我非常急切地要读读这“九评”。当我看完第一评时，还想着，“这哪有我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更残、更刻骨铭心、更惊心动魄呀！当我看完了全部”九评“，才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会那么害怕，我真的是被中共这个邪灵附体了！

中共建政的这55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邪灵的谎言、欺骗、压抑和恐怖之中，哪有做人的尊严，活活是中共弓箭下的猎物。感谢《大纪元时报》给了我勇气和机会，能使我在有生之年将我经历中最难忘的几件事表白于天下，以慰冤魂，化解压抑在我心底深处的悲鸣，并彻底清楚中共邪灵蒙于我心灵的封尘！

（一）堂叔被杀，祖坟被掘

往事不堪回首，人生中很多事无法因岁月的流逝而抹去。回想起我的堂叔是读圣贤书、受孔孟之道教养的人。他不爱讲话，很少和人交往。其父，即我爷爷的哥哥曾几次被绑票，最后一次因不能很快拿钱赎人，就被绑匪撕票，用枪打死了。从那儿以后，堂叔再也不出屋子，把自己关在小院子里，过着独居生活，连太太和儿子都不见。



后来，堂叔被中共“扫地出门”，就是被中共逼迫离开自己的家，去边远农村，做惩罚性的劳动，失去自由。太太与儿子也一同被“扫地出门”，一家人才住在一

11

起相依为命。由于生活很困难，婶婶只好种地，干体力活还做针线活等来养家糊口。他们的大儿子1948年随学校流亡，被征兵去了朝鲜战场。他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屡建战功，还升了职位。家里也因此成为“光荣”军属。朝鲜战争结束后，大儿子想解甲归田，回乡成家。但军中规定，必须父亲去接才可以。于是，堂叔就把儿子及未过门的媳妇一起接回家来。全家人总算团聚了。我暗自为他们高兴，全村人也都羡慕他们家庭和睦美满。

可是好景不长不长，不久全村开宣判大会，突然把我的堂叔押上了审判台，造谣说他是坏人，不服从共产党的管制，想反攻中共政权。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就这样，堂叔被拖到村南边的麦子地里枪杀了。当时人人都感到震惊、惶恐，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敢出来为堂叔说话。

在我的记忆中堂叔是个好人，与世无争，更与政治无缘，躲还躲不及呢，怎么会惹上这杀头之罪呢？我心里明白：堂叔的罪在于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人家里，是家里的长子长孙，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共产党是流氓无产阶级，施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让他们所划定的“地主、富农”过上好日子呢？土改时期杀地主，那真是杀人眨眼。最后共党的专政队连堂叔家的祖坟都给挖了，说是风水



起相依为命。由于生活很困难，婶婶只好种地，干体力活还做针线活等来养家糊口。他们的大儿子1948年随学校流亡，被征兵去了朝鲜战场。他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屡建战功，还升了职位。家里也因此成为“光荣”军属。朝鲜战争结束后，大儿子想解甲归田，回乡成家。但军中规定，必须父亲去接才可以。于是，堂叔就把儿子及未过门的媳妇一起接回家来。全家人总算团聚了。我暗自为他们高兴，全村人也都羡慕他们家庭和睦美满。

可是好景不长不长，不久全村开宣判大会，突然把我的堂叔押上了审判台，造谣说他是坏人，不服从共产党的管制，想反攻中共政权。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就这样，堂叔被拖到村南边的麦子地里枪杀了。当时人人都感到震惊、惶恐，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敢出来为堂叔说话。

在我的记忆中堂叔是个好人，与世无争，更与政治无缘，躲还躲不及呢，怎么会惹上这杀头之罪呢？我心里明白：堂叔的罪在于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人家里，是家里的长子长孙，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共产党是流氓无产阶级，施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让他们所划定的“地主、富农”过上好日子呢？土改时期杀地主，那真是杀人眨眼。最后共党的专政队连堂叔家的祖坟都给挖了，说是风水



谋生，找到了一家离京城不远的水泥厂打工。他写信问我，能否借他十几元钱做路费？我当时只有50多元钱，全交给婆婆。由于丈夫有六个弟妹需要帮助，我们老欠帐也是实情。但更主要的是：大家都要“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党说，“农村出来的都是盲流，大家要制止农民进城，要说服动员他们回乡。”后来我才知道我上了共产党的当。早知真情，我借钱也得帮助我的弟弟呀！

1962年，我弟弟来信说麦收了，有吃得了，让我回去看望母亲，说她眼睛快看不见了。我很费劲地凑够路费回去了。到家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地上铺个半截线毯子，家中除了锅台什么也没有。我问母亲毯子怎么是半截的？她说，“那半截在你哥哥家，他连个破席烂衫也没了。你哥去世时，就用那半截毯子裹了你哥，埋了。”母亲告诉我，我哥死后嫂子改嫁领着两个孩子走了。是嫁给了贫下中农（穷人家）。她本不愿意走，但为了不受这个地主家庭的牵连，影响孩子以及下一代，没有别的选择。这悲惨的情景使我不由得哭了，旁边郭干娘说，“别哭了，你妈的眼睛都哭瞎了，也没用啊！”

我弟弟卖麦子和我们凑了几个钱给母亲治眼睛，住了几天医院，大夫也没什么好办法就出院了。我让母亲跟我走，她不肯。弟弟因出身不好也没成家，母



谋生，找到了一家离京城不远的水泥厂打工。他写信问我，能否借他十几元钱做路费？我当时只有50多元钱，全交给婆婆。由于丈夫有六个弟妹需要帮助，我们老欠帐也是实情。但更主要的是：大家都要“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党说，“农村出来的都是盲流，大家要制止农民进城，要说服动员他们回乡。”后来我才知道我上了共产党的当。早知真情，我借钱也得帮助我的弟弟呀！

1962年，我弟弟来信说麦收了，有吃得了，让我回去看望母亲，说她眼睛快看不见了。我很费劲地凑够路费回去了。到家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地上铺个半截线毯子，家中除了锅台什么也没有。我问母亲毯子怎么是半截的？她说，“那半截在你哥哥家，他连个破席烂衫也没了。你哥去世时，就用那半截毯子裹了你哥，埋了。”母亲告诉我，我哥死后嫂子改嫁领着两个孩子走了。是嫁给了贫下中农（穷人家）。她本不愿意走，但为了不受这个地主家庭的牵连，影响孩子以及下一代，没有别的选择。这悲惨的情景使我不由得哭了，旁边郭干娘说，“别哭了，你妈的眼睛都哭瞎了，也没用啊！”

我弟弟卖麦子和我们凑了几个钱给母亲治眼睛，住了几天医院，大夫也没什么好办法就出院了。我让母亲跟我走，她不肯。弟弟因出身不好也没成家，母



系统给我们这些人办了一周“正确认识三面红旗”的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在台上讲“三面红旗”的伟大和大好形势。可下来和我住一起的一名来自上海的女工哭着说她弟弟来信说饿得慌，需要帮助。我吓得也不敢答话，心想：上海地区也这样，我还以为就我的老家穷呢！原来谁也不敢说实话呀！彭大元帅说实话，上“万言书”为民请命，还不是打下去了吗？1960年都忘不了是吃大食堂，人民公社的这一年，我家饿死了六口人。

(三) 凄苦的母亲和兄弟

那是在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唇冻齿寒”的的喧嚣声中，中共向农村征兵。但全村贫下中农没一个报名的，都怕死在战场上。村干部就指定我哥去，由于我嫂子“出身好”，就去说请，说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去，我哥就真的没去。因刚分到土地，也没粮食吃，我奶奶就拄着棍子去要饭，叔叔地中干完活后接奶奶要的剩饭袋，大家也吃不饱。为了有碗饭吃，叔叔就去当兵了。但是，从那以后，村里要派壮劳力去干挖水库等重活，都是派我哥一人去，人几乎很少回家，他的一个有病的儿子也因没有父亲带着看病而夭折了。

在“三面红旗”饥饿的浩劫之后，土地一时也长不出粮食，弟弟想去城里



系统给我们这些人办了一周“正确认识三面红旗”的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在台上讲“三面红旗”的伟大和大好形势。可下来和我住一起的一名来自上海的女工哭着说她弟弟来信说饿得慌，需要帮助。我吓得也不敢答话，心想：上海地区也这样，我还以为就我的老家穷呢！原来谁也不敢说实话呀！彭大元帅说实话，上“万言书”为民请命，还不是打下去了吗？1960年都忘不了是吃大食堂，人民公社的这一年，我家饿死了六口人。

(三) 凄苦的母亲和兄弟

那是在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唇冻齿寒”的的喧嚣声中，中共向农村征兵。但全村贫下中农没一个报名的，都怕死在战场上。村干部就指定我哥去，由于我嫂子“出身好”，就去说请，说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去，我哥就真的没去。因刚分到土地，也没粮食吃，我奶奶就拄着棍子去要饭，叔叔地中干完活后接奶奶要的剩饭袋，大家也吃不饱。为了有碗饭吃，叔叔就去当兵了。但是，从那以后，村里要派壮劳力去干挖水库等重活，都是派我哥一人去，人几乎很少回家，他的一个有病的儿子也因没有父亲带着看病而夭折了。

在“三面红旗”饥饿的浩劫之后，土地一时也长不出粮食，弟弟想去城里



好，有青皮桃杆(堂叔祖父是1933年去世的，他的棺材放着紫色高粱杆)。专政队的人，谁家死了人都争着往那儿埋。

(二) 大锅饭，婶婶被强迫吃屎 三年人祸，我家饿死六口人

那是在所谓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里，毛泽东指示要超英赶美，钢铁翻番。村上的壮劳力去挖水库，上山采矿。采不出矿石，就把每家的锅全砸了，连门栓，木箱上的铁件都拆下来以充口粮和钢产量。村庄里的树，山上的柴全部砍光，连棺材都挖出来烧了用来昼夜炼钢。大炼钢铁搞得人困马乏，夜里还要多吃一顿饭。好好的锅炼成了铁渣子，还得找地方处理掉。丰收在望的粮食，却无人力去收割。上级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叫炼钢铁不准收庄稼，结果，庄稼都烂在地里头。土改时上地主家去挖地、捣墙以搜刮金银财宝，而后再将地主全家扫地出门。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时，又把全村民众的财产付之一炬！

就这样成立了人民公社。什么是人民公社，就是个人家没有锅了，大家都去吃大锅饭，人们都端着碗去大食堂领饭。轮到我婶婶这儿，一个专政队的干部说，“你这个地主份子，还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



好，有青皮桃杆(堂叔祖父是1933年去世的，他的棺材放着紫色高粱杆)。专政队的人，谁家死了人都争着往那儿埋。

(二) 大锅饭，婶婶被强迫吃屎 三年人祸，我家饿死六口人

那是在所谓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里，毛泽东指示要超英赶美，钢铁翻番。村上的壮劳力去挖水库，上山采矿。采不出矿石，就把每家的锅全砸了，连门栓，木箱上的铁件都拆下来以充口粮和钢产量。村庄里的树，山上的柴全部砍光，连棺材都挖出来烧了用来昼夜炼钢。大炼钢铁搞得人困马乏，夜里还要多吃一顿饭。好好的锅炼成了铁渣子，还得找地方处理掉。丰收在望的粮食，却无人力去收割。上级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叫炼钢铁不准收庄稼，结果，庄稼都烂在地里头。土改时上地主家去挖地、捣墙以搜刮金银财宝，而后再将地主全家扫地出门。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时，又把全村民众的财产付之一炬！

就这样成立了人民公社。什么是人民公社，就是个人家没有锅了，大家都去吃大锅饭，人们都端着碗去大食堂领饭。轮到我婶婶这儿，一个专政队的干部说，“你这个地主份子，还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



你还想吃饭！你吃屎吧！”说着就把她碗里弄了泡屎，拿筷子硬往她口中挟。在场的人吓得鸦雀无声，不敢抬头。但谁也不会忘记这闻所未闻的欺人情景。我婶婶也是读私塾的，从年轻就守寡，侍奉寡妇婆婆。还教我刺绣、剪纸、画画等等。我总想把这悲惨的事忘掉，但总也忘不了！我后来会做针线活，还是她当年教给我的呢。1960年，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三年人祸中，堂婶和堂奶满身浮肿，被活活饿死了。

1960年初我接到父亲给我生平以来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吾儿，见字知悉，你祖父母相继去世，望见字节哀。你母亲有病在身，谨此上草。父字。”这封信我看了几遍后给我丈夫看，紧接着就撕掉了，也没有回信，生怕被别人知道没跟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因为我若写信回去，信会被村里人拆阅的。若没有急事，父亲也不会写信来。农村是很困难的，可当时信中父亲并不敢说详情，也许那时我父亲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了。当时的我住在城里，一直生活在对“三面红旗”的赞美声中，竟不知那“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带给我家的是家破人亡，连我父亲唯一的一封遗书也没敢留下。

1960年末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接到我叔叔电话，他告诉我，我哥哥和父亲又相继去世。电话中我忍不住放声大哭，



14

你还想吃饭！你吃屎吧！”说着就把她碗里弄了泡屎，拿筷子硬往她口中挟。在场的人吓得鸦雀无声，不敢抬头。但谁也不会忘记这闻所未闻的欺人情景。我婶婶也是读私塾的，从年轻就守寡，侍奉寡妇婆婆。还教我刺绣、剪纸、画画等等。我总想把这悲惨的事忘掉，但总也忘不了！我后来会做针线活，还是她当年教给我的呢。1960年，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三年人祸中，堂婶和堂奶满身浮肿，被活活饿死了。

1960年初我接到父亲给我生平以来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吾儿，见字知悉，你祖父母相继去世，望见字节哀。你母亲有病在身，谨此上草。父字。”这封信我看了几遍后给我丈夫看，紧接着就撕掉了，也没有回信，生怕被别人知道没跟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因为我若写信回去，信会被村里人拆阅的。若没有急事，父亲也不会写信来。农村是很困难的，可当时信中父亲并不敢说详情，也许那时我父亲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了。当时的我住在城里，一直生活在对“三面红旗”的赞美声中，竟不知那“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带给我家的是家破人亡，连我父亲唯一的一封遗书也没敢留下。

1960年末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接到我叔叔电话，他告诉我，我哥哥和父亲又相继去世。电话中我忍不住放声大哭，



14

因而被人举报，紧接着我就被调离工作的单位，一个国家一类企业，离开了所在的大城市，到乡下一个小单位工作。

那时，我的长辈中，就只剩我母亲一人了。我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她老人家来城里一趟。于是，母亲带着我的小侄女来了，在街上走着都抬不起腿来，小侄女十来岁了，弱不禁风，稍微一碰都会摔跟头。我妈说农村几乎都这样，是饿的。我心中难过万分。我在乡下上班，周末回城一趟。我节省下两个窝窝头，晚上挂在门上准备第二天拿给大家吃，结果第二天发现，窝窝头不见了。原来是被我丈夫偷吃了。我也不敢说话，知道这都是饿慌了。后来我原单位给现单位写信，要撵我母亲走。就这样，没住几天，她老人家就回乡下去了。

饱孩子不知饿孩子饥，饥饿先从农村开始而后蔓延到城市。我在办公室看图纸，饿得两眼直冒金星，进而感觉心慌。因没有任何副食，我的粮食定量由原来的每月三十六斤减至八斤。为了使米“出数”（即煮出更多的饭），食堂供应的都是双蒸饭，每次吃完饭还往里看，感觉肚子总没有吃饱。周末走段路赶火车回家也是抬不起腿来，干走走不动，后来去医务室看说是浮肿了，要在宿舍躺着休息，拿野菜来充饥。就这么熬着，熬着。

单位停产关闭了，一部分员工被潜回农村，一部分回原单位。唯独我一人调到系统中的另一单位。

15

因而被人举报，紧接着我就被调离工作的单位，一个国家一类企业，离开了所在的大城市，到乡下一个小单位工作。

那时，我的长辈中，就只剩我母亲一人了。我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她老人家来城里一趟。于是，母亲带着我的小侄女来了，在街上走着都抬不起腿来，小侄女十来岁了，弱不禁风，稍微一碰都会摔跟头。我妈说农村几乎都这样，是饿的。我心中难过万分。我在乡下上班，周末回城一趟。我节省下两个窝窝头，晚上挂在门上准备第二天拿给大家吃，结果第二天发现，窝窝头不见了。原来是被我丈夫偷吃了。我也不敢说话，知道这都是饿慌了。后来我原单位给现单位写信，要撵我母亲走。就这样，没住几天，她老人家就回乡下去了。

饱孩子不知饿孩子饥，饥饿先从农村开始而后蔓延到城市。我在办公室看图纸，饿得两眼直冒金星，进而感觉心慌。因没有任何副食，我的粮食定量由原来的每月三十六斤减至八斤。为了使米“出数”（即煮出更多的饭），食堂供应的都是双蒸饭，每次吃完饭还往里看，感觉肚子总没有吃饱。周末走段路赶火车回家也是抬不起腿来，干走走不动，后来去医务室看说是浮肿了，要在宿舍躺着休息，拿野菜来充饥。就这么熬着，熬着。

单位停产关闭了，一部分员工被潜回农村，一部分回原单位。唯独我一人调到系统中的另一单位。

15